

到莫斯科去

伊·沙米雅金 著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去莫斯科買餅

（俄國小說）



〔蘇聯〕伊·沙米雅金

到莫斯科去

爾·魯比娜 俄譯

柳 衷中 譯

普·奧索夫斯基 畫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И. Шамякин

В М О С К В У

Детгиз 1952

本書原文是別洛露西亞文，這個中
譯本是從俄譯本轉譯的。

書號：譯0064 28開本 73千字 定價4,000元

到莫斯科去(高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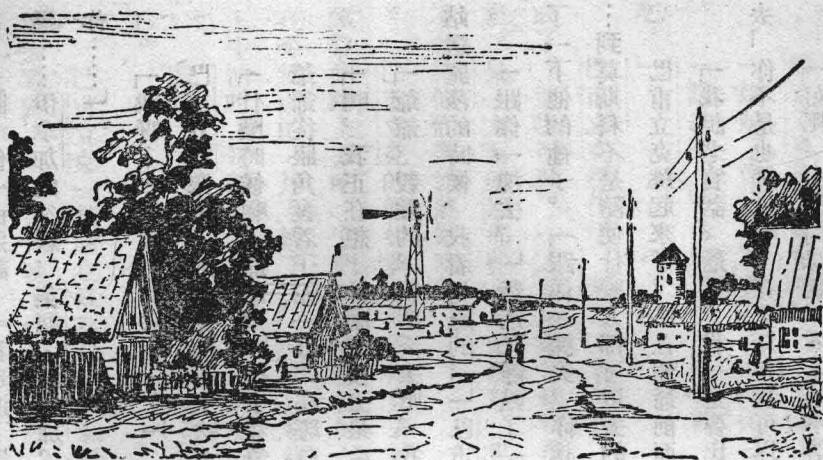
著者	伊·沙	米	雅	金
俄譯者	爾·魯	比		娜
中譯者	柳			衷
繪圖者	普·奧	索	夫	斯基
出版者	少年兒童出版社			
	上海延安西路一五三八號			
印刷者	上海市印刷一廠			
總經售	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			
	上海南京西路一號			

1954年8月第1版—第1次印刷 印數1—14100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肆號

目 錄

到莫斯科去·····	一
娜塔霞·····	一六
送給領袖的禮物·····	三四
在荒無人跡的雪漠中·····	四四
海洋對岸的男孩子·····	七三



到莫斯科去

這一段話還是在巴甫立克讀二年級的時候談的。冬天裏有一個晚上他忽然問：

「爺爺呀，爺爺，你去過莫斯科嗎？」

一盞小煤油燈緊靠在巴甫立克正在唸的書旁邊，它照亮了很大的一間新屋子，牆上已經塗了灰泥，但是還沒有粉刷。屋子裏是半暗不明的。巴甫立克從書本上猛然把頭抬起來，一時却沒有看見爺爺。許多字母和圖畫在眼睛裏晃來晃去。

「你說去過莫斯科嗎？」爺爺說了這句話以後，不知道為什麼好一會兒不說話。「沒有，沒有去過……」

「斯大林同志也沒有看見過？」

「沒有，沒有看見過……」

「瞧！你一直還講：『我走遍了半個世界，什麼都看見了！』但是連莫斯科都沒有去過……伊拿加的父親、萊福·波羅加、阿大夏·舒萊，就連路特加爺爺都去過莫斯科，但是你……」

「我呀……我還打算去呢……」

巴甫立克像被一陣風從櫈子上吹下來似的，一剎那間已經靠在爺爺的旁邊了。

「什麼時候啊，爺爺？」孩子着急得甚至用手去摸自己的小膝蓋。

爺爺從眼角裏看了他一眼，在斑白的小鬍子底下隱藏了一個微笑。

「啊，我正在想，什麼時候去最合適。」

「爺爺，親愛的，就明天去吧，我們倆一塊去！……我知道怎樣買票：我跟媽媽到火車站送麗莎的時候，我看見過的！」巴甫立克把臉靠在爺爺的肩膀上，急着唧唧噥噥地講。

「跟你一塊去？」爺爺又靜默了一段長得令人難受的時間。巴甫立克急得忍不住了，拉了一下他的袖子。「跟你一塊去，你講？你夠資格嗎，巴甫立克兄弟？算術你只考了三分……」

到莫斯科不是隨便什麼人都可以去呀……」

巴甫立克跳起來了，站在爺爺前面的板櫈上，用拳頭敲着自己的胸膛：

「我說老實話，爺爺，我一定要比伊拿加·列維茨基學習得還要好，只要你肯帶我一塊去！你不是也知道嗎，在莫斯科我可以得到多少新的知識呀！」

「好吧，去問問母親，看她讓不讓我們去。」

巴甫立克立刻跑到廚房裏。母親正在那裏用刨子刨馬鈴薯，準備煎餅吃。

「媽媽，你讓我和爺爺到莫斯科去嗎？」

「請去吧，」母親愉快地回答說，「就是明天都可以。不過讓我煎幾個餅給你們在路上吃。」

巴甫立克愣住了。他馬上就知道了，母親不是正經地在講話，他和爺爺什麼地方也去不成了。這很明顯，一方面因為母親答覆得那麼快，那麼簡單愉快，連頭都沒有從盤子上抬起來，另一方面就是那些……油煎餅。巴甫立克知道得很清楚，出這樣的遠門，母親一輩子也不會給他們帶油煎餅吃的。

巴甫立克的姐姐麗莎到明斯克去讀書的時候，母親總是給她用白的小麥粉做許多大圓饅頭帶到路上去吃，它們又是香噴噴的，又是緋色的！母親從爐子裏把饅頭取出來，它們彷彿在喘氣似的。用手揪下去，放開以後饅頭又會高起來的。啊！這些饅頭多好吃呀，尤其是塗上牛油吃！母親每次還要拿一大罐煉好了的黃色牛油擺在麗莎的籃子裏。但是油煎餅……

巴甫立克覺得受了委屈。這主要還不是因為去不成莫斯科，而是因為爺爺拿他開玩笑。了。

巴甫立克一句話也沒有跟爺爺和母親講。他暗地裏嘆了一口氣，然後默默地回到桌子旁邊去看書。但是這天晚上他看不進書，很早就去睡了。可是他睡不着，不停地在牀上翻來翻去，嘆着氣，數到一百：

「……二，三，四……十七，十八……」

但是眼睛前面是莫斯科——就是他在自己的和麗莎的書本裏那些圖畫上所見過的莫斯科。巴甫立克最後睡着的時候，夢裏看見的還是莫斯科。

……他和爺爺在一條寬廣的馬路上行走。這條街的路面是粉紅色的玻璃鋪成的，一切都映入裏面。在路上走，就可以看見自己的影子。街道的兩旁聳立着高高的樓房，它們也是各種顏色玻璃建築的——有粉紅色的、藍的、紅的、綠的。四面八方的東西都是彩色的，彷彿是拿了巴甫立克書包裏的那一片玻璃看東西似的。巴甫立克和爺爺不停地往前面走，汽車開過他們的身邊，人們來來往往。忽然他們旁邊停下來一部紅色攪綠色的大汽車，裏面一個人用手招呼他們。他和爺爺走上了高高的小橋。在這時巴甫立克才知道了，原來這部大汽車是他們村子裏農業機器站的聯合收割機，招呼他們的人，不是別人，就是聯合收割機的機師謝爾蓋·蘇卡契。他微笑着對巴甫立克說：

「來，我帶你去玩玩，因為你麥穗拾得好。」

於是他們就乘着聯合收割機駛去。他們的機器最高了。巴甫立克站在升降台上可以看見前面遠遠的地方……

「爺爺，你瞧！」巴甫立克高興地叫着。

答覆他的是母親輕輕的溫柔的聲音：

「睡吧，孩子，睡吧！」一雙暖烘烘的手把他裹在被窩裏。

聽見了母親的聲音和烟囱裏風的號叫聲音，巴甫立克知道，莫斯科他不過是在夢裏看見的，現在他醒了……

第二天早上巴甫立克倔強地不肯講話，他想教爺爺知道他是在生他老人家的氣。其實昨天所受的委屈巴甫立克忘得差不多了。這時候爺爺却首先開口跟他講話：

「巴甫立克，你可不要生氣。我並沒有開玩笑。母親是說着玩的，但是我却是說正經的。莫斯科我們倆是非去不可的。」

巴甫立克高興得眼睛發出光來。他和爺爺一直是分不開的好朋友。他們倆的友誼是從巴甫立克最早的幼年，是從他能夠回憶起自己的時候就開始的。

巴甫立克的父親，哥利戈烈·沙夫略納克，打游擊犧牲了。巴甫立克一直很痛心，法西斯匪徒盤據他們村莊的時候，他年紀還太小，不能替父親報仇。孩子堅信他會成爲一個出色的游擊隊員。有一件事情使他有了這個信心。有一次夜裏，他醒來聽見有人低聲說話。在油燈暗暗的燈光下面，他看見桌子旁邊坐着母親、爺爺，還有一個長滿鬍子穿着短棉襖的男人。巴甫立克從牀上跳起來，衝到那個人旁邊抱住他的頸子。

父親吻他，抱他坐在膝上。父親皮帶上掛着一個手榴彈，桌子上放着一枝自動步槍和一個重重的皮包。巴甫立克集中精神，注意這些有趣的東西。然後他要求父親帶他一塊去，但是母親很嚴厲地告訴他不要講話，並且叫他回去睡覺。爺爺却很溫柔地對他說：

「巴甫立克，不要跟任何人講你看見了父親，聽見了嗎？一句話也不能跟人講。要不然法西斯匪徒會把我們關起來，並且也可能抓住父親……」

巴甫立克明白了，他父親是個游擊隊員。一直到紅軍解放了他們的時候為止，他一句話也沒有講。難道這不是英勇的表現嗎？難道跟最好的朋友談心的時候，一句話也不提起這事，容易嗎？心裏每次總是想誇耀一下：「我的父親是一個游擊隊員！」

但是巴甫立克堅毅地保守住了付託給他的秘密。

跟爺爺的這次談話以後，巴甫立克更是常常想起去莫斯科的事，可是他從來不首先提起這件事情。爺爺呢，有的時候會談到這個題目上去，但是他這樣做，也不過是爲了把心裏的打算說出聲音來罷了。

二

這一個快樂的十月的日子，對巴甫立克來講，當天剛朦朧亮的時候早就開始了。爺爺把他叫醒了，孩子臉也不洗，就跑到集體農莊的院子裏去。但是馬已經沒有了。在集體農莊的穀倉旁邊停着一長排車子，一羣孩子在那裏奔忙着，男人和女人的聲音高興地喧嚷着。一部車子正在離去，車上堆滿了一袋袋穀子。

今年在他們農莊上，勞動日的收成是多麼好呀！

巴甫立克並沒有因爲遲到了覺得不高興。白天街上的人會比現在多，他們都會看見他和

爺爺得到了多少財富，和他們怎樣把那些財富用車子從集體農莊的院子裏裝出去。

爺爺却發了一點牢騷：

「我們倆是生平第一次遲到的呀，巴甫烈·哥利戈烈維契（整個一天爺爺對巴甫立克講話都是把他當着大人來稱呼的）。今天我們什麼也做不成呀！你看人又那末多！每個人又是要領取那末多的東西！」

但是爺爺是空着急。他們早飯還來不及吃完，工作隊長已經親自駕了一部套着雙馬的大車趕到他們家門口來了。

「伊凡·羅曼諾維契，」他對爺爺喊着。「你今天爲什麼遲遲不來呀？輪到你了。我們在等你呀！」

於是工作開始緊張起來了。

巴甫立克像個大人一樣地勞動着。他倒穀子，並且幫助爺爺把肥滿的袋子擲到車上去。然後他爬到車上，抓住袋口，拖來拖去，把袋子排好，讓大家看見他力氣多麼大——簡直像個男子漢！

孩子把駕駛馬車當作自己主要的任務，這個工作他不肯讓任何人分擔。在回家的路上，他手牽着馬繮，走在車子旁邊。爺爺建議他上來坐在麻袋上面，他就覺得很不高興。爺爺還會想出什麼花樣！難道他，巴甫立克，是一個小孩子嗎，須要坐在麻袋上面？

回到集體農莊倉庫的路上，巴甫立克站在馬車的車頭上，手裏揮着馬繮，驅着馬向前面

飛跑，弄得路上的鷄羣幾乎來不及躲開。

這一天天氣光明晴朗。集體農莊的莊員們也是個個滿臉光彩。微風在街上追趕着金色的楓葉，天上飄浮着像小綿羊似的白雲。

村莊裏充滿了濃郁的蘋果、蜂蜜和新穀子的香氣。連風都不能夠把這種香氣吹散。人們住的屋子附近還飄浮着烤麵包和煎肉的氣味，香得使你口水直流。

巴甫立克和爺爺，單單穀子，就滿載了三大車回來。第四次，他們乘車到果園裏去領蘋果。母親也從養蜂場帶回來了兩桶裝得滿滿的、濃濃的、像琥珀似的黃色蜂蜜。回到了家裏，大家又化了許多功夫忙着收拾這些財富。這些東西終於被安置在同時預備好了的櫃子、木桶、鐵桶、罐子裏，於是巴甫立克和爺爺就到集體農莊的辦公室去了。在那裏爺爺領到了四千五百個盧布。這也是勞動日的酬報。

但是最快活最隆重的還在後來呢。

這一天下午，區裏和附近的集體農莊裏的人們陸陸續續地來到村莊裏。晚上，集體農莊的全體莊員們和來到的客人們，都集合在村莊的一頭，靠近一條小河的地方。那裏在戰前曾經有一個水磨坊，現在却矗立着一座有着大窗戶的白色建築物，這是集體農莊的發電站。發電站上掛滿了旗子和寫着標語的寬橫幅，還點綴着花草，看起來它像是童話裏講的地方一樣。但是吸住巴甫立克視線的，主要的倒不是那些花和標語，而是牆上的大白碗（註）和紅

（註）這裏的大白碗其實是白瓷製的絕緣器。

色的粗電綫，這些電綫從發電站一直通到一個小磚房，並且從上面經過屋頂通到這個小房子裏面。從小磚房出來的時候，電綫已經是細多了，也不再是紅的了，好像是被鍍了一點金子似的。松木做的新電綫桿從發電站大踏步地向着兩個方向前進——一排是沿着村莊（有一根電綫桿正豎立在巴甫立克家的對面），另一排跨過小河通到鄰近的一個集體農莊裏去。電綫桿子上面裝着綠色的玻璃碗，這些碗比牆上的那些是小一些了，但是也很美麗。這些碗上架着電綫，沿着這些電綫，電燈光將會跑到莊員們的住家、農莊、俱樂部和新的學校裏去。

這裏的一切是多麼地吸引人呀！啊，即使用一隻眼睛望進去，看看裏面奇妙的機器，也是多麼好呀！自從城裏運來了這批機器，小孩子們就被禁止到建築場上來。這件事情更惹起了他們的好奇心。巴甫立克的朋友常常爬到堤壩旁邊叢生的老柳樹上，再爬到圍繞發電站的牆上，從那裏朝窗戶裏看，大聲地讚賞個不停。他們也勸誘巴甫立克同樣地做，但是他不同意。他知道這樣根本就看不到什麼了不起的東西，並且還可能丟臉：萬一給哪一個大人趕走，或者甚至於罵一聲「頑童」，多不好意思。況且維拉老師還講過，只要發電站正式開始送電，他們第二天立刻去參觀。那裏的一切全都會給他們看，還會詳細解釋給他們聽。

巴甫立克盡量站在爺爺的近旁，因為他知道跟爺爺一起一定可以靠攏講台，而一個人却很容易給擠開，因為已經集合了大約一千多個人了。但是爺爺被請到主席團裏，於是巴甫立克只好一個人留在一羣大人中間。

第一個講話的是區委員會書記陸金同志。他很生動地講着新的生活，新的農村，和集體

農莊的莊員今天領到的財富。接着講話的是集體農莊的主席安德烈·彼特羅維契，和一些工作隊長及農莊的莊員們。會開得很久。青灰色的黃昏已經降在地面上了，漸漸地把遠處的東西掩蓋起來。河對岸的草地上升起了霧。巴甫立克周圍的人羣低聲地談着話。

「怎麼不快一點開呢！……」孩子想。這時突然聽到了震耳的「烏啦！」，這叫聲把他嚇了一跳。在他頭頂的電桿上忽然閃出了燦爛的亮光。巴甫立克呆住了：「哎！發電站四周無數的電燈忽然亮起來的這樣重要的一刹那，怎麼讓他給漏過去了！過了一會兒他也跟大家一起叫起「烏啦」來了……」

他跟爺爺回來得很晚——他們在路上不停地欣賞燈光照耀着的美麗的街道。媽媽跟姐姐麗莎已經在屋子中央佈置好了兩個擺滿各種菜的桌子。雖然街上已經很亮了，但是爺爺走進屋子的時候，還是不禁嘆了一聲，眯住了眼睛。這裏可真亮啊！牆壁雪白、亮晶晶的，屋子好像是變了，看起來比昨天點煤油燈的時候要寬敞多了。巴甫立克興奮地望着一切，好像是第一次到這裏來似的。畫像上的領袖向他溫柔地微笑。

爺爺走到桌子旁邊，脫掉帽子。幸福的微笑拉平了他臉上的皺紋。母親和麗莎停止佈置桌子。她們好奇地注視着爺爺。

「我幸福得連話都說不出來！我的胸膛充滿了幸福！」爺爺輕輕地摸了一下自己的胸膛——那上面掛着兩枚獎章——一枚是游擊隊的，一枚是「光榮勞動」獎章。

爺爺在屋子裏走了一圈，四面八方看了一眼，最後在桌子旁邊停下來了，同時向大家

說：

「好，現在可以到莫斯科去了……」

母親正拿着一鍋炒蛋朝桌子這邊走，聽了爺爺的話在半路上愣住了。巴甫立克也像生了根似的，站着不動，生怕動一動會使他聽不見什麼。

「你講的是正經話，父親？」

「正經的，達留施卡，正經的呀。去給我們的父親鞠個躬，」爺爺朝斯大林的像看了一下。」「給列寧鞠一個躬。看看莫斯科媽媽。」

巴甫立克開始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但是麗莎拍起手來的時候，他忘了他的嚴肅，跳到爺爺旁邊抱住他：

「爺爺，我呢？」

「沒有你，我去都不想去。一定跟你一塊去，巴甫烈·哥利戈烈維契。我們在快到十月革命節的時候去，那就可以參加遊行，看見斯大林。」

巴甫立克走開了幾步，很仔細地往爺爺眼睛裏望了一望——看看眼睛裏到底有沒有開玩笑的小火花。沒有，老頭子的眼睛裏充滿了溫柔的笑意。巴甫立克幸福得透不過氣來，心裏想：「啊，爺爺呀，現在我知道你是怎樣的一個人了！一個最可愛的人，最寶貴的人，一個真正的朋友……」

那一天晚上他們家裏來了很多客人。區委會的書記也來坐了幾分鐘。他要拜訪很多人

家，讓大家都高興。爺爺因為太興奮，所以酒稍微喝多了一點，他整晚唱歌，甚至於同客人跳萊佛泥哈舞（註）。

三

母親給他們烤好了許多饅頭，比平時給麗莎的還要多，並且煉了一大罐牛油給他們帶到路上去吃。然後她還裝滿了一罐子蜂蜜，炸了兩隻大肥鵝。

爺爺跟她爭論：

「這些東西夠吃一整月呀！何必呢？難道我們沒有錢？在莫斯科心裏想要什麼，就可以買得到什麼。」

母親靜靜地聽，並且同意，但是不允許從皮箱裏取出任何東西。

「多帶一點總不礙事，尤其是在路上，」她講。

巴甫立克却無心爲了食物爭辯。真是，虧他們找到了這麼一個話題！像小孩子一樣……只要早一點走，巴甫立克寧願空手去。他不停地催大家：「快一點，快一點呀！」

巴甫立克和爺爺終於完全準備好出發了。只要走到農莊的院子，然後坐上那部三噸小卡車到車站去，就行了。巴甫立克抓起他的小紅箱子高興地說：

「走吧！」